



# 新橋

丛 敏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 桥  
丛 敏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1/8 插页 4 字数 229,000  
1973年3月第1版 197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0

统一书号: 10171·169 定价: 0.70 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上海郊区农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前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

一九六二年夏秋，正当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刻，江海岛前哨公社新桥大队的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公社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党支部书记黄志浩的带领下，围绕着大队集体饲养场的一场斗争，坚决顶住了当时社会上一股削弱和破坏集体经济的资本主义歪风，批判了大队长钱树嵩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巩固和发展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小说的结构清楚，主题思想比较鲜明，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作者以强烈的革命激情，着力塑造了优秀的农村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黄志浩这一英雄人物；其他如副大队长章大海、老饲养员陈才根、团支部书记何惠芬等人的形象，也比较鲜明。

这部小说由崇明县革委会组织的工农兵创作组集体创作，参加创作和修改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等单位。

## 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

盛夏，浩瀚的东海无边无际。晨曦初露，在东方水天相接的地方，好象撒上了一层银粉，渐渐白亮起来。黯淡的星星慢慢隐去，五彩缤纷的朝霞映红了蓝天。一轮火球徐徐跃腾出水面，千顷波涛顿时象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

天亮了，一艘浅蓝色的客轮，此刻正昂着头，“突突突”地向海岛欢乐地奔去。这是一艘往返在长江口几个岛屿的客轮，船不大，乘客却不少，几个客舱都坐满了人。船身、船舱最近刚漆过，油光晶亮，船舷上开着一排明亮的玻璃窗，朝阳照在上面，光彩夺目。现在正是涨潮的时候，客轮由西向东逆流而行，船头上激起了阵阵浪花。

在靠近船头的客舱里，坐着一个中年人，看上去三十四、五岁年纪，中等身材，壮壮实实。他平顶头，短发向上冲起，一张四方脸有棱有角，宽宽的额上，刻着几道皱纹，脸色黑里透红，两道浓黑的剑眉底下，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闪耀着深沉明亮的光芒。他穿着家织的白布衬衫，束在老蓝布的长裤腰里，脚上穿着双半新旧的布鞋。给人以精干、利索的印象。他就是江海岛前哨公社新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黄志浩，正从南新岛参观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回来。这两天他和其他公社的大队支部书记一起，在县委委员、公社党委书记曲强同志的带领下

下，到邻县的南新岛参观学习，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此刻，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红色封皮的笔记本，上面记载着他在南新岛学习的宝贵经验。临行时，曲强同志在宿舍里和他的讲话，又在耳边回响起来：“……当前，国内外形势很好，但斗争是很激烈的。国际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狼狈为奸，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在国内，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匪帮，趁我们遭到暂时的困难之际，妄图窜犯大陆；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正在蠢蠢欲动。目前，国民经济虽然已经开始好转，你们大队今年夏熟的收成也不错。但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们必须坚持党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以实际行动回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志浩，当前的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想到这里，黄志浩心潮象这船头的浪花，翻卷不息。

海面的风浪渐渐大了起来，浪头一个接一个地扑打着船舷，轮船开始颠簸了。坐在黄志浩旁边的一个小女孩，连连打着呵欠，无力地伏在母亲身上，她晕船了。突然，她直起身，“哇”的一声呕吐了，刚好吐在黄志浩的身上，这时，她的母亲真是又慌又急。

“啊呀，看你，吐了人家一身。”说着连忙掏出毛巾，一个劲地替黄志浩擦起衣服上的污物来。

“没有关系。孩子是晕船了，快让她躺下。来，用这个垫在头下。”黄志浩立即站起来，把自己的包裹递了过去，又转身拿出自己的杯子，替她到船头去倒了一杯凉开水。

“来，喝口水，静静躺一会，不得事的。”黄志浩亲切地说。

母亲感激地接过杯子说：“谢谢你了！同志，可你没有地方坐了。”

对面的乘客被黄志浩的精神感动了，赶忙自动挤出一个空位，招呼黄志浩说：“同志，来，这里好坐。”

“谢谢！”黄志浩坐了过去。这时，坐在旁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大爷，微笑着问黄志浩：“同志，听你口音是江海岛人。”

黄志浩点了点头：“是的。”

“从哪儿来呀？”

“南新岛参观回来。”

老大爷饶有兴趣地说：“噢，南新岛来，那你有没有听到一个有趣的新闻？”

“什么新闻？说给我听听。”黄志浩好奇地问。

老大爷说：“是这么回事。我们南新岛有个老阿嫂，前两天走亲戚回去，时间晚了，但月色很好。乡下人走惯夜路，她也不在意。谁知在离镇口不远的河沿上，看到对面走来一个人，个子矮小，身材瘦伶伶的，感到这个人有点面熟。不一会，那人走近了，她借着月光一看，忽地吓得她脸都变色，腿都发软啦！”

“她碰到谁啦？”旁边一个性急的小伙子问。

老大爷说：“她碰上了十几年以前已经死掉的人，这不是见了鬼吗？”

小伙子听了不屑地说：“嗨呀，什么新闻，完全是迷信，迷信。”

老大爷掏出一支香烟，点燃以后，一本正经地说：“什么迷信！是她男人亲口说给我听的，现在人家还吓得在生病呢！”

“噢，有这么回事？”黄志浩想了想，问道，“老大爷，那个十几年以前死掉的人，原来是做什么的？他是怎么死的？”

老大爷想不到他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禁笑了笑说：“我详细情况不清楚，只听说解放前她是租过那个死人的几亩地种的。但到临解放时传来消息说，那个人被国民党的流弹打死了。土改的时候，当时的村政府曾去信了解过，那边回信也说这个人是已经死了。谁知过了十多年又碰上了他，真是天下奇闻。”

黄志浩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说：“老大爷，这里面情况可能很复杂，你以后不要再当新闻讲了。我看什么阴间的鬼是没有的，但是社会上的那些坏人倒要提防提防。”

周围的乘客都表示赞成，纷纷点头。

“呜——呜——”。

客轮的汽笛响了，船速明显地慢了下来。黄志浩转过脸朝窗外望去，原来客轮在靠码头了。他站起来，走到对面去拿包裹，那晕船的女孩经过休息已好多了。她母亲赶忙把包裹递给黄志浩，感激地说：“同志，谢谢你了。”

黄志浩爱抚地摸了摸小女孩的头说：“多乘几趟船，多经点风浪，你就不会晕船了。再见！”

这时，船已停稳，黄志浩走出船舱，登上江海岛码头。轮船吼叫一声，又徐徐离岸，昂首向前驶去。“叔叔，再见！”黄志浩回过头来，对着向他微笑的小女孩，挥了挥手，也喊了声“再见！”

太阳升高了。形状象春蚕似的江海岛沐浴在万道金光里。

黄志浩登上林荫大堤，一直往东走去，阵阵海风吹来，感到分外的凉爽惬意。他离开大队只有两三天，但好象阔别了好久似的，这时他的心早已飞到了新桥大队。

黄志浩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已跨进了新桥大队的地界。前哨公社新桥大队，位于江海岛的最东南角，它南靠长江，东临大海。坚实高大的堤岸挡住了滔滔的潮水。堤内，一条宽阔的新堡河，带着湍急的河水，冲过水闸，直泻东海。在水闸西边，小通河与新堡河垂直相交。小通河上横跨着一座高大的水泥拱桥，桥上刻着“新桥”两个大字。走过新桥就到了大队。桥堍下一条宽阔的机耕路，把新桥大队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路南是三队、四队，路北是一队、二队。河边路旁，座落着一排排青瓦白墙房屋。路南有一面鲜艳的红旗在碧空中招展，特别引人注目。旗杆下面是个大宅院，这就是大队办事处所在地。大宅院正东的大堤下，有几排草顶的矮屋，那是大队的饲养场。

田野里，铺锦叠翠。黄绿色的玉米地里，水牛角似的果头压弯了高大粗壮的枝秆，饱满的籽粒绽破了包着的青衣，露出了金黄的果头尖，上面挂着紫褐色的果头缨；深绿色的棉田里，淡黄的、粉红的花朵向阳怒放；墨绿的早稻，已扬花吐穗……看着这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黄志浩很有感触，他想到去年夏天，大风夹着栗子般大小的冰雹猛烈袭击着海岛，玉米叶被撕成了破布条，玉米秆横七竖八地倒在大水里，露出了白晰晰的根须；棉田里也打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杆茬茬……灾害象泰山一样压在新桥人的头上。可是，广大贫下中农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大家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以人定胜天的大

无畏精神，冒着风雨，苦干了七个昼夜，扶起了玉米，移栽上棉苗，战胜了困难。但特大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还不能全部弥补，集体经济受到了影响。今年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第一个好年景，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夺取丰收。黄志浩想到这里，紧紧攥起了拳头。

黄志浩兴致勃勃地向前走，突然，前面传来了争吵声。他立定脚步，仔细一听，声音是从饲养场方向传来的。

“不行，这小猪就是不能卖！”一听这高腔大嗓，就知道是副大队长兼民兵连长章大海。

“落了这么多小猪，你不肯卖，往哪儿养呀！你难道准备把自己家里的房子腾出来？”这是大队长钱树嵩的声音。

“老钱，这你不要担心，我们有办法想的。队里要发展生产，不多养猪，不多积肥，那怎么行啊！”这是老饲养员陈才根气喘吁吁的声音。

“不管怎么样，没有支委会讨论决定，你不能擅自处理！”又是章大海的粗嗓门。

“我是大队长，还兼这个饲养场的场长，我能作这个主！”听得出，钱树嵩在发火了。

黄志浩听到这里，连忙三步并作两步往饲养场走去。他看到章大海已争得脸红脖子粗，额上的青筋绽了出来。钱树嵩的额上也渗出了汗珠，正撩着衣襟一个劲儿地在擦汗。老饲养员陈才根坐在石条上一个劲儿抽着旱烟。河岸边，停着一条小舢板。树荫下，有个陌生人一边用小凉帽搧风，一边关注着他们的争论。黄志浩平静地问道：“老章，老钱，出了什么事啦？”

场上的人听见声音同时转过脸来，章大海和钱树嵩你瞪

瞪我，我瞪瞪你，谁也不愿先说话，结果还是陈才根先开口：“志浩，你回来得正好，……”

原来，今天一早，钱树嵩领了河西二队的王六来到饲养场，要陈才根把最近可以分窝的小猪卖给他，并说价钱已讲好，比国家牌价高出一成。陈才根一看王六那副油腔滑调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个正派人，不能做这个买卖，并劝钱树嵩说，国家号召要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在志浩带领下，今年各生产队都试种了三熟制。现在都需要肥料，饲养场应该多养猪，养好猪，为集体多献肥，这小猪怎么能随便卖呢！钱树嵩却眼睛一瞪，摆出一副场长的架势，执意要卖。还说昨天那头“花脸婆”又落了一窝，今明天那头“约克夏”也要落了，这样一窝窝落下来，哪里养得下！还说什么饲养场养猪没有钱好赚，有的人有意见，应该多卖掉点小猪，多赚点钞票。现在王六愿意多出点钱，为什么不卖？陈才根没办法，只好去找章大海。

章大海完全同意陈才根的意见，开始，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劝钱树嵩，叫他把这笔交易退掉，让人家回去。但钱树嵩却固执己见，嫌章大海多管闲事，小题大做。章大海炮筒子脾气一爆发，就和钱树嵩争了起来。

黄志浩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不禁佩服地打量了一下章大海和才根伯，内心倏然对他们产生了敬意，多好的同志和群众啊！接着他也瞥了钱树嵩一眼。他想，老钱也是我们新桥村的老干部了，但为什么最近在思想上行动上反映出不少问题？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一道前进。他走到钱树嵩身边说：“老钱，这不是简单的卖不卖小猪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集体饲养

场要不要发展的大事哪，我们应该很好商量商量。我看这猪不能卖！”

钱树嵩望了黄志浩一眼，赌气地说：“但是人家已经来了。”

“可以回掉他嘛！”黄志浩说着朝那个王六走去。王六见黄志浩走来，连忙拿出生意人左右迎合的手段，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殷勤地说：“来，抽一支烟。”

“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小猪？”黄志浩问。

王六见黄志浩没有接烟，尴尬地缩回了手，好半天才从嘴里挤出了个“我——”。

钱树嵩说：“他是朱家生介绍来的，人家也是好心好意嘛！”

“是啊，是啊！我们那里有人急着要捉小猪养，愿意多出一点钱，听说你们这里猪好，愿卖，就来了。”王六顺着钱树嵩的话，连忙接上去说。

“你回去吧，我们这里猪不卖了。就是要卖，我们也得按国家牌价。卖高价，走邪路，我们新桥从来不做这种事！”黄志浩果断地说。

王六讨了个没趣，只好跳上小舢板，快快地摇着船走了。

黄志浩转过身来说：“老钱、老章、才根伯，这两天我在南新岛参观学习，可大开眼界了。那里的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这几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兴水利，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以副促农，全面推行三熟制，搞得热气腾腾。我们跟他们比起来，真是坐在飞机上钓鱼——差远了。老曲要求我们好好向他们学习。”

“老黄，是不是先开个会，你传达一下。”章大海兴奋地说。

“好！今晚我们干部先开个碰头会，我向大家汇报汇报，再研究一下夺取全年丰收的措施。”黄志浩欣然同意。这时，他看了看已经升高的太阳说，“老钱，老章，中稻的发棵肥，各队都施过了吗？”

“昨天布置了，今天各队都在施。”章大海说。

“好啊，那我们吃罢早饭，分别参加各队劳动去。”黄志浩提起包裹，和章大海、钱树嵩一起往前走去。

## 二

“嚯——”一阵清脆的哨子声在田野里响了起来。深绿色的棉田里顿时象开了花似的，露出了各种颜色的包头巾和衣服。埋头在棉田里整枝的妇女们直起了腰，昂起了头。其中一个妇女扬着清脆的嗓子喊道：“收工了！吃过早饭，给中稻施肥，男的挑粪，女的浇。”

她是黄志浩妻子，第三生产队队长周永芳。她三十开外年纪，穿一身淡红细方格子衬衫，蓝布裤子，头上兜着深蓝细格头巾。衣袖裤脚已被露水沾湿了。她那壮实健康的身体，在阳光下显得精神抖擞。这时，她小心翼翼地钻出了棉田，摘下头上的包头巾，露出了齐耳的短发。她站在田埂上，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凝望着果树样的棉花枝，黧黑的脸上漾起了欢悦的微笑。

“永芳姐，你今天怎么提前吹收工哨子了？”背后问话的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她二十左右年纪，中等个子，身材匀称，穿一件贴身的粉红色衬衣，淡士林布长裤的裤管上湿漉漉的，腰上束着条青布围裙，头上兜着块雪白的毛巾，两条长辫子垂在背后，显得落落大方。这时，她眨着乌黑发亮的眼睛，咧着她那总是挂着笑的嘴唇，拿把剪刀，调皮地望着周永芳。

周永芳回头一看，原来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何惠芬。她是个

知识青年，回乡虽然三年还不到，但她在各方面却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成长很快，去年入了党，成了周永芳得力的帮手，两人也是最亲近的姐妹。周永芳听她说自己今天提前吹哨子，倒有点茫然起来。

“瞎说。你看，收工时间已经过了。”周永芳认真地指了指生产队旗杆上的那面信号旗。

何惠芬一甩辫子，扮了个鬼脸，凑到周永芳耳朵边说：“算了，你不要找借口了。今天老黄回来，你还不是想早点回去烧饭迎候呀！”

“你这死丫头，该打！”周永芳这才明白何惠芬在有意逗她，立即伸出左手去抓何惠芬的辫子，右手扬起头巾“呼啦”一声打去。

何惠芬早有准备，机灵地往旁边一闪，格格地笑着往前逃，边跑边回过头来说：“吃过早饭我跟你一样，也挑粪啊……”

“不让你挑，谁叫你这么调皮。”周永芳虽然噙着脸说，但从心底里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的姑娘。

被何惠芬这么一提醒，周永芳倒想起，志浩今天是要回来了，得赶快回去烧饭。想着，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径直往家里走去。

周永芳对黄志浩有着很深的阶级感情。是旧社会的苦难遭遇把这两个苦瓜联到了一根藤上。周永芳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渔民家里，从小漂泊在海上。那时，海匪、渔霸，毒如蛇蝎，狠如狼。穷苦渔民流尽了汗，仍填不满海匪、渔霸的无底洞。要是在海上碰到帝国主义的强盗船，那就象到了鬼门关。永芳十五岁那年隆冬，飕飕的北风裹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压下来，冰

雪封住了穷人外出谋生的活路。永芳家灶前无粮，灶后无柴。一家人不能等着饿死，只得驾着小渔船到海里去打鱼。正当父亲撒开渔网时，突然碰到了一艘日寇的巡逻艇。几个日本兵挥舞着手，对着渔船大声地嚎叫，要他们停下来。永芳爹知道这伙强盗不会干好事，急忙丢开渔网，驾着小船，拚命往岸边驶去。突然“轰”的一声，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竟无故地向渔船开了炮，一颗罪恶的炮弹把渔船炸碎了。永芳的父母和弟弟顿时中弹身亡。永芳也被抛入海里，幸亏她抓住了一块破船板，没有立即沉入海底。这时年轻的黄志浩正好在海边拾柴，见此情景，他不顾一切，赶快脱掉破棉衣，纵身跃入海里……

当周永芳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志浩娘的床上。志浩娘望着这个无家可归的丫头，落下了伤心的眼泪。天下穷人是一家，虽然黄志浩家里生活也十分艰难，但还是收留了她。她和志浩成了患难兄妹，一家三口，在苦难的岁月里挣扎着。一九四九年春天，解放海岛的炮声响了，从此拨开乌云见了太阳。志浩和永芳，在党的领导下，闹土改，斗地主，剿海匪，事事奔在前头。土改运动中，两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俩在革命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便结了婚。从此两人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周永芳刚走到家门口，看见烟囱里已经在冒烟了，她脸露喜色，心想春生这孩子开始懂事了，知道爹爹今天要回来，倒晓得先做起饭来。所以人还没跨进门槛就高兴地说：“春生，给你爹爹做什么好吃的？”

“咸菜麦粥，怎么样？”灶后传来了黄志浩的声音。

“喂呀，你已经回来了。我还以为是春生呢！哎，你近来够辛苦了，就做顿干饭吧。另外，我还攒了几个鸡蛋，做做菜。”

“不用了，多省一点粮，谁家有困难，可接济接济；攒一点蛋，以后卖给供销社吧。国家还有困难，过日子就得巴结。”

周永芳深情地望着丈夫，发现他瘦了，额上和眼角的皱纹增多了，颧骨也微微突了起来。志浩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生活上却总是那样俭朴。她从内心深处升起对黄志浩钦佩的感情。她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洗了几棵咸菜，在案板上切了起来，然后又转了话题问：“志浩，出去参观点啥呀？”

“内容很多，又开了眼界。真是不比不知道，比比心里跳。人家真不愧是先进大队。他们为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群策群力，苦干实干，不论在全面推广三熟制方面，还是在发展养猪事业、开展群众性积肥造肥方面，都走在我们前面。他们从干部到社员群众，方向都很明确，思想境界都很高。不论那一个同志给我们介绍的时候都说，我们种田为革命，真叫人感动。”黄志浩越说越激动，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由于火光的照耀，他的脸红扑扑的。

周永芳也被黄志浩的介绍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真要好好向南新岛学习。你这次去一直和老曲在一起？”

“唔！他还问起你。”黄志浩说，“临行时他还专门找我谈了谈。”

“谈些什么？”周永芳关切地问。

黄志浩朝灶肚里塞了一把柴，柴火烧得毕毕剥剥地响。他说：“老曲跟我说，当前的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还说，社会上的各种思想，一定